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五

元宣城貢師秦秦甫著

五言絕句

越城馬上

積雨變新綠微風落殘紅
醉騎款段馬日暮越城中

孟浩然畫像

白日何茫茫青春方浩浩
驢背天風來吹我烏紗帽

蘇子瞻畫像

老龍起深夜來聽洞簫聲
酒盡客亦醉滿江空月明

無題

隔樓理絲竹切切動人情
飲酒且莫散坐待新月生

墨竹四首

歌枕夢江濤瀟湘生晚綠
二妃邈何許千里一黃鸝

右風竹

雙鳳浴瑤池毛羽空翠滴仙人騎上天但見遼海暮

右雨竹

蒼龍在海上千載蛟神窟忽然凌空飛鱗甲耀白日

右老竹

文苞解晴日纖粉落輕颿青鸞忽飛起窓戶自蕭

右嫩竹

張伯雨丹房偶題

翠禽立紅桃白鶴步青草與子半日間方見靜中好

寶應舟中見月

天風吹帽落忽見月如弦記得開船夜閨門一鏡懸

題海棠鳴禽圖

孤禽立花上似為不平鳴天地無窮意何人解寫生

龍虎山十詠

巨靈劈山石飛出黃金鷄至今山下人猶聽雲中啼金鷄山

長溪走蜿蜒怪石露巖巖孰識背工文世無神禹氏石龜渡

載玉出西域獻琛自南溟仙人一叱之化作青峻增象山

寶劍落深潭時見光怪鱗甲飛上天白晝風雨快龍井

仙子出海上凝冰作肌膚手持青霞佩身坐白玉壺藐姑山

天星二十八下作漢廷將功成歸帝旁精彩射日上雲臺山

西龍出行雨下吸幽澗泉噴沫着草樹明珠爛清圓凌瀑澗

大道如流泉三才本一氣誰人鑿呂梁留險在天地三石洪

鑄鍊在厓石仰視何嵌空明月照不到白雲出其中青石巖

濕翠外盤上寒玉中浩不與舅氏同乃有真人號白水磔

讀范文正公集和黃山谷韻四首

憂思同禹稷致事期勳華四海無二帝六合當一家

我田宗人田我屋宗人屋百年何所有祠前幾株木
英風凜遺直絕識動樞機既有韓招討當使我公歸
朝諍方多異西師猶未班公心如鉄石要在取橫山

七言絕句

龍駒圖

八尺龍駒未破鞍一人牽過萬人看自注多入將軍筆青花落
花生暮寒

畫松

蒼龍蛻骨東海工太陰黯沃垂高空六丁驅起夜行雨萬里不
斷蓬萊風

明仁殿進講五首

春日君王出殿遲千官簾外立多時觚稜雪轉寒無柰先許儒
臣到講帟

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聖主泛容聽講罷許教留
在御床邊

殿前冠佩儼成行玉椀金瓶進早湯自媿平生飯藜藿朝來得
食大官羊

黃金為帶玉為檐劍戟如林衛紫髯也愛儒臣勤講讀向前輕
揭虎皮簾

奏對歸來日已西獨騎瘦馬踏春泥行泛海子橋邊過猶望宮

城柳色齊

送人歸廬州

淮水春深綠似苔故人天上恰歸來扁舟繫在門前樹猶記行
時手自栽

題淵明小像

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

花過石頭

送陳玉樵著書還江西

相如奏賦宜春館子雲待詔承明廬先生有書不蚤獻白髮如
此來公車

去年有詔行馬政一日買驢三百錢莫笑江南客徒步獻書曾
到玉除前

江城雨過枇杷熟綠水新生杜若花畫船多載采石酒醉眼看
山直到家

和馬伯庸學士擬古宮詞七首

城上鴉啼曙色催五門三殿一時開玉皇不許群僊見隱
聲天上來

綠池香水出夫容十二釵寒妬玉蟲只恐禁園今夜雨華清明
日又西風

寶扇微開萬樂從紫衣扶輦出行宮近臣侍罷櫻桃宴更遣黃

門送兩籠

紫雲扶日上盤之花氣薰衣露始乾行處不禁春色惱回身却

倚玉闌干

睡思厭易入眉繡簾低下燕歸遲黛鬢不整奴梁驪滿院楊

花夢覺時

殿頭昨夜報春殘畫放宮人賞牡丹獨有沉香亭北畔一枝偏

許八姨看

雲影微開日脚垂杏花深苑落遊絲不知誰動千秋索驚起黃
鸝過別枝

雙鷹圖

青松之下白石上攬身對立意沉、妖狐狡兔莫漫喜落日一
呼烟草深

八月霜風吹羽毛何人為女解金條雙翎如劍劈雲去宇宙蒼
茫秋氣高
雪羽初來東海頭西風萬里白鴉秋漢家不枚長楊獵因得將
軍脫錦鞬

題出塞圖

六宮如海春如水一入長門見百稀青草琵琶沙上路淚痕空
濕嫁時衣
沙磧微驚散騎塵漢廷便欲議和親當時衛霍兵猶在未必君
王棄妾身

題樵漁圖

長松如蓋復如輪袒腹支頤倚樹身誰謂樵夫避辛苦乾坤許
我一閒人
一株烟雨一竿風江海茫茫望眼空不是渭陽曾遇獵世間誰

復識漁翁

和胡士恭灤陽納鉢即事韻

紫駝峰掛葡萄酒白馬鬃懸芍藥花綉帽宮人傳旨出黃門伴
送內臣家

野闊天垂風露多白翎飛處草如波髯奴醉起傾渾脫馬漣香
訃柰樂何

蕎麥花深野韭肥烏桓城下客行稀健兒掘地得黃鼠日莫騎
羊齊唱歸

新教生駒不受騎小紅車裏簇歸時鉤簾醉卧襪逾月不省人
間有別離

野館吹燈夜未央薄寒偏透越羅裳出門不記人行路馬首惟
占北斗光

至正十一年秋七月巡按松州虎賁分司時山谷寒甚

公事絕少明日即還為賦此

秋風撼：衣綿薄夜雨蕭：燭焰低萬里江南才夢覺此身元
自客遼西

雲葉繽紛雪弄花小營近午却排衙分司御史渾無事又鞞青
駝踏白沙

詠塵

春城花露欲生泥十二街頭漫：飛落絮遊絲共無賴半粘香
汗半羅衣

題鮮于墨跡

墨花香潤紫毫圓寫徧湖山忽夢儂十二樓高明月夜玉笙吹
鳳下秋天

題吳宗師看雲樓

四向窓開縹緲間無心飛去又飛還晚來盡捲西郊雨却伴長

松老鶴閒

寶應待卻少監不至舟遂先行

亂帆如馬出高城百里平湖半日程自是南風送南客何妨同
約不同行

朝發采石莫泊儀真舟中望月

萬里滄波一席平猛風忽變又潮生今宵共看淮南月却憶江
東昨夜明

赴京留別里中劉李二生

白沙渡口數行酒采石江頭萬里船別後相逢定何處一車行
李五門前

發通州

日：思歸未有期及歸翻恨數年遲開船聽得吳歌起絕似閩
門送別時

贈呂梁老兵

二十年前福建軍，鬚絲垂領眼俱昏。一瓢乞食黃河畔，猶遣兒孫應戶門。

舟泊黃河有牧豎，籠稚兔以嬉。因買而釋之，遂作是詩。日晴圓轉，褐衣涼分得山河大地光。今日開籠放生處，桑陰黍穗正茫茫。

送王元伯遊金陵并柬樊時中都事王德常管勾

山頭老屋一尺雪，江上片帆千里風。咲呼斗酒來濯足，誰識書生逆旅中。

閉門十日九風雨，熟睡不知春水生。樹上啼鳥忽驚覺，故人只在石頭城。

次成誼叔趙大本二臺都事肅章門聚散詩韻

銀鞍白馬錦障泥，立仗時多出駕稀。別有天閑真汗血，春秋長

從六龍飛

題畫

樓閣參差烟水村，涼風柵葉下紛紛。何人理釣秋江上，驚起新來白鴈群。

漁父

一輪明月一絲風，吳水西頭楚岫東。日下城中賣魚去，却教鷗鷺守孤篷。

灤河曲

椎髻使來交趾國，橐駝車宿李陵臺。遙聞徹夜鈴聲過，知進六宮瓜果迴。

白沙崗頭齊下馬，為拾關支八寶鞭。忽見草間長十八，眾人分插帽檐前。

水僊

太液池邊雪始乾
曉粧初試佩珊珊
簾鉤欲下東風細
猶夢珠宮扇影寒
十二瑤臺風露寒
銀河澹澹月團團
龍宮自與塵凡隔
別有銖衣白玉冠

畫蘭

西望沅湘不盡流
紅芽綠葉自生愁
王孫去後無消息
風雨山中日：秋

題錢舜舉折枝海棠

王環睡起嬌無力
膩粉微勻酒暈生
不是開元寫遺恨
世間那得見傾城

題山水圖

孤峰直出青天上
亂瀑斜飛白石間
老我江湖歸未得
何人解寫敬亭山

重過丹陽寄錢成夫

高荷矗矗苻田：數騎來迎野水邊
只為一春頻往復
縣人識得侍郎船

青山西去水東流
兩岬飛花送客舟
何事閭門行一月
不能三日到宣州

過許墅廣福寺留題

幾人飲散閭門外
落日蒲帆獨自開
偶向龍華寺前泊
一株高柳記曾來

龍華寺贈栢庭上人

辛夷花落滿閒庭
藥徑斜依翠栢屏
白日山門無客到
老僧自誦法華經

姑蘇臺

當時何事太情多
不悟危機出苧蘿
一夜月明天似水
吳王臺

上越王歌

余過吳中得畫一幅孤峰拔起有類鴈蕩儂都者因題

贈宋居仁

鴈蕩秋深玉柱寒老夫曾此駐征鞍開圖一見青山色猶似當時馬上看

題恠木圖

千年老樹化青牛風雨空山不盡愁一日爭迎作神王踏歌槌鼓水西頭

秋日與陶唐佐游麻姑萬松庵

萬疊青山一徑開寺門秋雨長莓苔莫憐此處行人少還有僧從外國來

遊里中麻姑西觀三首

道人鉤簾坐堂上盡日好山相對青藥苗當戶渾不理手持一

卷黃庭經

樓閣參差烟樹間石橋橫截水潺湲我來欲覓燒丹處蒼木黃精正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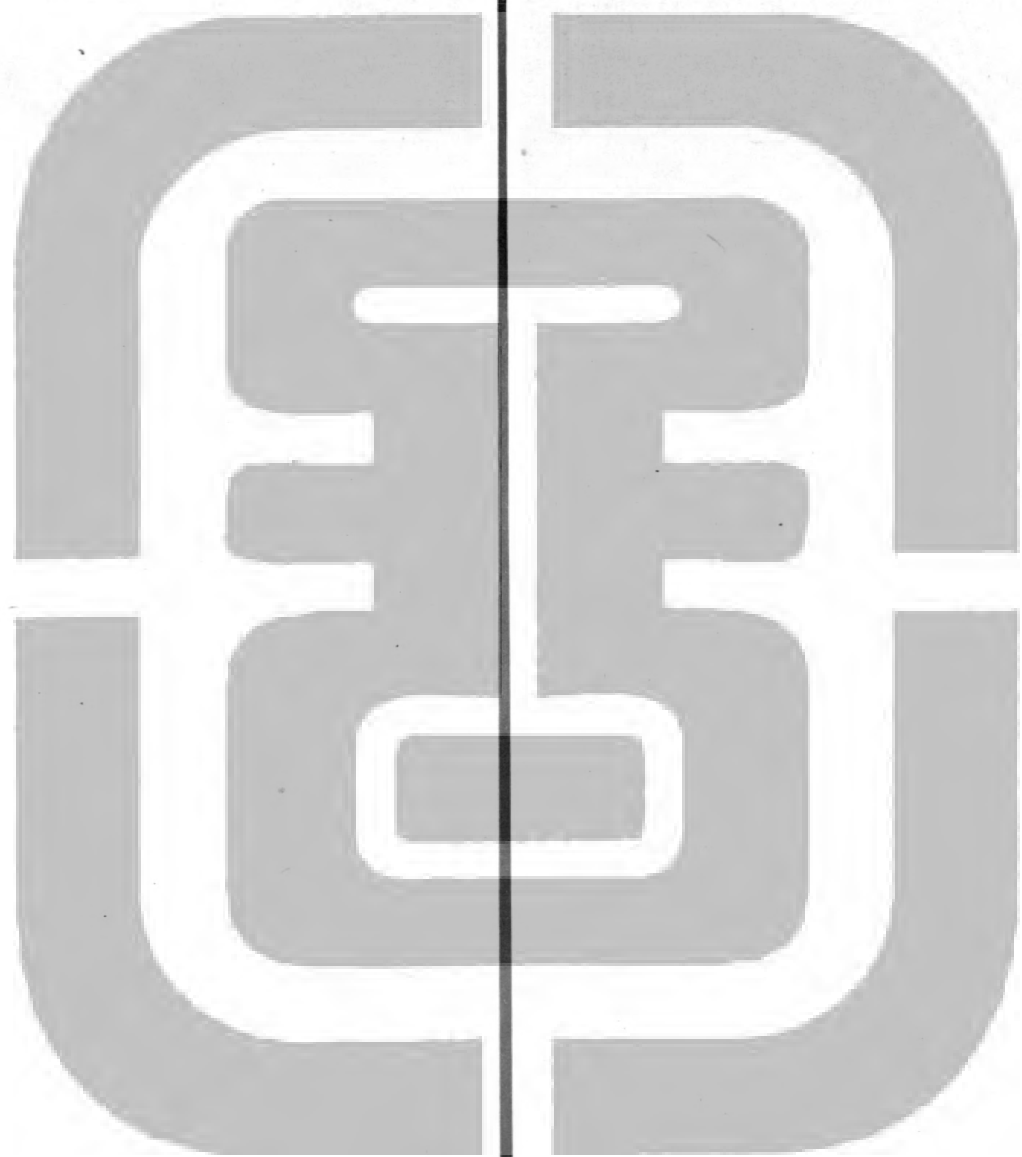
石上菖蒲水上蓮一天涼月露涓涓暮壇夜半燈如雪猶自朝真北斗前

題玄妙觀嵇月庭所藏鍾離像

榭葉為衣草為履翳鬢雙髻任風吹浮雲捲盡青天濶正是神光夜出時

題番禺劉伯方靜觀齋二首

夜來風雨過前村百尺深溪到底渾惟有道人心鏡淨水流花落不開門



題楊德章監憲賀蘭山圖
太陰為峰雪為瀑萬里西來一方玉使君坐對賀蘭圖不數江

南衆山綠

處州弋溪驛

四面青山風雨多石稜轉處掛漁簑推蓬不記來時路只見雙
雙白鳥過

流水一灣山四圍青林黃葉雨霏霏竹鷄啼罷人行少忽有釣
船溪上歸

袁莊贈化東庵王道人

夢覺流鶯花外聲一簾疎雨稱幽情披衣步向山門立青草萋
萋笋亂生
曲岬西頭屋數椽綠陰深處好移船姓名正恐人知道忽有老
僧來近前

吳淞江上謾興

亂蟲撲向蝙蝠飛木柵飄蕭半掩扉老僧看潮寺晚林下惟逢

一犬歸

白月滿天江水平銀河垂地寂無聲披衣獨坐過夜半撥刺跳
魚時一鳴
門外梧桐高百尺月華依約弄清陰夜深移在窓紗上不隔思
家一寸心
露冷草根鳴蟋蟀雨晴花影轉蛸蟪一家四散知何在獨對林
間喜鵲巢

書扇錢徐大章往黃灣

海村四月橘花香日莫牽船出下塘別後莫教音問少蒼頭時
遣送文章

書扇錢潘濟氏往黃岡

黃岡只在海東頭野水連天蕩白鷗昨日相逢今日別藕花深
處謾停舟

題朱肅畫

芙蓉零落渚宮秋翠蓋紅衣漫不收猶有雪鵝來上五夕陽無
限遠人愁

書扇錢潘德全往彭坡

潘家兄弟多相識白面書生氣更豪一見便還東海去健帆如
馬入雲高

題劉生庸道五莊草堂圖

南北兩峰相對青萬竿脩竹一茅亭何時共坐西湖雨白髮籌
燈講六經

題朱生質夫所藏梅花圖

水晶簾幙珊瑚鈎萬玉花間一鏡秋睡起瀟湘寒凜烈却疑飛
雪在羅浮

夜深瑤女出寒江分得南枝雨一窓可是貞姿共清絕神僊肌

骨更無雙

五言排律

上京大宴和樊時中侍御

一元開大統四海會時髦
畿甸包幽薊天門啟應臯
群黎皆屬望百辟盡勤勞
蕃國來琛獻邊陲絕繹騷
劍韜龍尾匣弓屬虎皮
索列聖尊皇極元臣異節
旄宗盟存帶礪世胄出英
豪歲駕嚴先蹕居人望左
熏平沙班詐馬別殿燕櫻
毛鳳簇瑠珠帽龍盤錦繡
袍扇分雲母薄屏晃水晶
高馬漣浮犀梳駝峰落寶
刀暖茵措芍藥涼甕酌葡
萄舞轉星河影歌騰陸海
濤齊聲終起和頓足復分
曹急管催瑤席繁絃壓紫
槽明良真曠遇熙洽喜重
遭化類工成治聲同士赴
蓂隆恩雖款洽醉舞敢呼
號拜命榮三錫論功耻二
桃重華躋舜禹盛業繼夔
臯燕饗存寅畏游畋戒逸
逮乾坤春拍宇宙樂陶爭
獻公車頌光榮勝衣褒

輓馬伯庸中丞

世祖投戈日先公出守初
邦人懷禮樂家學賸詩書
一舉登金榜頻年步玉除
星移供奉燭風動使臣車
忠諫陳無逸雄文賦子虛
群公推雅量多士服清譽
太史仍兼制春官總傳儲
槐雲衣纓華日佩舒長樂
方調膳中臺旋賜輿尊嚴
深翠柏清潤照紅渠德業
真無比恩光孰可如休官
唐殿李知止漢廷疏野曠
秋呼鷹江清晚釣魚石田
霜後稻沙圃雨中蔬正爾
安民望胡為夢帝居大星
離次舍白壁翳丘墟惟有
新詩在千年起歎歎

剪燈聯句

元夕同吳子彥劉子清侯敬文會飲水陽陳善甫家
用剪燈聯句云

夜暖拈香繭春寒落剪刀
芳心連鬱結綺思出長綵
點綴輕

蟬翼吳裝粘細鳳毛風花凝瑣碎貢雲葉護周遭影燦金垂燼
侯光融玉作膏舞袖團團落絮劉歌扇逐飛桃帶轉銀蟠小貢
輪迴寶蓋高蜘蛛圍露網吳頽兔墮秋毫鶯擲翻紅雪侯魚跳
起襄濤春陽噓蛺蝶劉秋冷蛻虫蛸蛸翠薄荷分鈿絲柔柳散條
青童來降節玉女翳纖翻碎訝珠胎迸火愁燕尾翺微茫葉錯
落斜隙漏葡萄飴釜空燒蠟棚山謾結鰲浮塵籠漠漠流水眩
滔二纂綺難為密裁綃祇自勞嬋娟妬清夜端竦落晴臯製異
宮人緩榮懷學士綯未曾分寶炬先許照關袍劇賞尊頻倒窮
搜筆屢採盍簪嘶騷裏春袖舞毫曹酒足華遊散詩漸白戟塵
時平無夜禁繁弱且歸弦貢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五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

元宣城貢師泰泰甫著

序

洪範定正序

伏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叙疇至吾夫子繫易迺謂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為畫卦出而叙疇若無與
焉此千歲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印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
所適從也况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
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於王文吳三先
生之說撫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
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脈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
然如指諸掌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
君直以圓九為圖方十為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

亦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
洛則卦固畫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鬼而知易象變通交
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易象圖序

清江張理仲純讀易而有得焉於朱子本義所列九圖之外復
推演為圖一十有二以明陰陽剛柔奇偶之象然後動靜闔闢
往來交互變易縱衡上下坦然明著矣或者謂易之為道幽而
鬼神明而禮樂凡天地間事物大小終始進退得失吉凶存亡
之故靡不兼該而具備今欲一切約之於圖其果足以盡天下
無窮之變乎嗚呼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夫辭精微而難究象顯著而易明由辭以達象因象以
命辭則辭易先後亦較然可見矣况易之畫取諸天地易之名
取諸日月象取諸象象取諸象：固未始離乎易也然則斯圖

之作非深有得乎易者其足以知之哉昔江陵項氏著玩辭以
發明程子之易猶恐有西河疑女之嘆斯圖之於朱子其亦類
是也夫

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瀨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于天
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
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施諸動靜蓋無一不本於仁義
之心也故自為縣令為御史為參議中書為中丞西臺皆即其
所行著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為
令時者也間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嘆曰是何忠厚之至哉因
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當皇慶延祐間
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同者莫清河元復
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日昃不忍舍

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者乎吾三人孰先死則後也者當銘諸墓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秦承之閩海憲使而公之子引亦僉司事間語其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官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藁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禕宋濂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剗剗深雪如明珠白壁藉之繅綺讀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

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先生當科目以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學以擅名於海內雖其起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值世運之盛也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辟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為考官於師秦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交誼尤篤比庶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禕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復召入翰林侍經筵數告老不許久

乃得謝去今年七十有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馳騁如壯歲云
羽庭詩集序

赤城黃嵒之境有山曰委羽有士曰劉德玄隱居自放不求聞
於人獨喜為歌詩情有所感輒形於言嘗讀孫綽天台賦至
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欣然慕之若將有所遇焉遂名其藁
曰羽庭及領鄉薦就辟却使者累官省署以安東諸侯則其遊
歷益廣造詣益深而羽庭之積益富往々傳誦江海士人之口
政譽詩名卓然並高子間得一二讀之已知其志之不凡矣今
年冬以使過姚江則德玄適來治兵江上一見握手懽甚始盡
示其所為藁誦數過為之嘆曰信乎德玄之可與言詩也夫學
詩如學儂：不遇不能成儂詩不悟不足論詩蟬蛻汗濁之中
神遊太空之表非超然真悟者能之乎德玄不忘乎委羽之山
羽人之庭其真有得我雖然鉛汞之曠支為玉樹黃金出鼎輕

若浮塵其得於儂者豈無大小耶得有大小則悟於詩者又豈
無淺深耶不明於微不入於道何足以語此或曰李白詩之儂
賀詩之鬼然則果有大小淺深矣他日相見於天台流水間尚
當與德玄論之

陳君從詩集序

世之學詩者必曰杜少陵學詩而不學少陵猶為方圓而不以
規矩也予獨以為不然少陵詩固高出一代然學之者句求其
似字擬其工其不類於習書之模倣度曲之填腔者幾希夫詩
之原創見於賡歌刑定於三百篇漢魏以來雖有作者不能去
此而他求今近舍漢魏遠棄三百篇惟杜之宗是猶讀經者舍
正文而事傳註也蓋三百篇之作有經有緯秩然不紊學詩者
於此而有得焉則漢魏諸作自可齊驅而並駕况少陵乎此予
之所以久存於中而未敢以告人者也天台陳君從別十年矣

間來三山以所為詩一卷求序其端讀之其聲清以和其律嚴以正備衆作而不拘一體其庶乎有見於經緯之旨者君從於予舊故敢以未嘗告人者告焉君從苟以為然則向之所謂方圓規矩在三百篇而不在杜矣遂序而歸之

鵲華集序

鵲華集者集賢直學士隴西侯李公所著歌詩也公居濟南山有華不注水有鵲湖皆天下奇勝處今其詩多作於四方宦遊地而獨以鵲華名不忘所自也公由中書掾歷官知濟州復彭村孔子廟罷虞城塞河役禱雨祝蝗皆有奇應麥秀四岐穀生五穗專務以德化民終更老幼遮晉以千數後人思之為立二碑頌德一在州治前一在太白樓上轉太史院經歷僉山南廉訪司事辨滑州民父子冤遠近稱神明改僉浙東燕南入拜監察御史出為福建廉訪副使以疾留任城乞致仕進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卒年六十九以推思贈今官公以文學敷歷中外淑茂而閎覽縝密而精明凡其見諸事業者皆卓然有古君子風所謂歌詩特其餘事耳平生所著無慮千數百篇因離亂蕩失所遺無幾然觀其澹而能華質而能文直而不倨簡而不吝歛而不拘優柔而有容深潛而有光如卿雲乍舒祥飈至而甘雨隨之也如鏘金戛玉孤鸞舉而鳴鳳諧也如老將治兵不煩號令而士卒進退動合紀律也如龐儒碩彥禮行終日而降升揖讓自不違乎規矩之間也是蓋本之以道德發之以仁義不待瑣琢剖剝而其聲音體裁有畸人寒士苦心竭力所不能至者焉夫言者心之聲詩又言之工者也不明乎理則龐雜而無叙不充乎氣則歎然而無章理明氣充言雖不期工將不容於不工矣嗚呼公之詩其有得於斯矣乎不然何其溫醇雅正各極其趣之妙也師泰昔在成均嘗與公之伯子監察御史國犀同

業既又辱交于季子治書侍御史國鳳而治書實受詔經略江南師泰亦以戶部尚書權漕閩海朝夕幸得從事間出公集俾為之序願惟荒陋何敢承命姑書其概於首簡

鄭彥昭詩集序

閩海僉憲鄭君彥昭間集其歌詩為二卷題曰行役橐攬轡藁携以示予、讀之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作之不苟也彥昭長身疎髯負氣尚義讀書夫容五嶺之下足跡未嘗一入城府及出則度浙江上會稽涉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九疑之雲登祝融踰嶺嶠以客於南海然後北走曹衛齊魯燕趙之墟以官于京師凡其高深遐遠恠奇壯麗之觀既有以資夫起見絕識而出入禁近校書儲宮歲冠珥筆以清百辟以綱紀天下乘風雲依日月凡其卓犖奇偉剛方峻特之行又足以徵諸事業故彥昭之為詩於行役於攬轡隨其所得莫不各極夫趣之遠體之正聲之和焉然則彥昭豈苟作者哉觀其詩可以得其心之所存矣今彥昭方佩使者印按行八郡廉車所至奇衰屏息識宜日進業宜日廣他日播之聲歌以鳴國家之治者又不止是而已予雖老聾尚當為彥昭擊節和之

武經總要序

昔黃帝以兵戰涿鹿湯武以師克暴亂然皆本之以道德行之以仁義非若後世出奇設伏以變詐相傾覆而已自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孫武吳起之流始各以知謀相角勝以暴橫相吞噬迨至秦漢以來撰述愈多其所為書見稱於東方朔者已二十二萬言載之西漢藝文志者至八百餘卷况歷世漸遠其詭異龐雜假托附會固不可究極矣然握機握符韜畧包桑之著亦未嘗不以仁義道德為辭也宋皇祐間始大集群書擇其可用者作武經總要前後二集分門別類更為圖譜以相訂証然後

營陳攻守之法水火器械之制莫不具載國家承平百年是書
久廢用不比年四方多故始下令徵求則江都之梓刻成均之
掌故皆已訛缺而民間遺籍又往：閔不可見有志之士每竊
憾焉高昌鐵君清溪博洽有才以經濟自負其家維揚舊有善
本因兵亂失之數購求不得戊戌之冬以經畧行軍司馬宣詔
括蒼方假錄於石抹申之會調兵不果明年秋道龍泉得之胡
氏鈔未竟而書又明年春至延平郡守周叔量出示其所藏傳
寫幾半值城陷并周本失之及夏至三山迺得憲使騰泰亨本
始為之正訛考謬繕寫成帙凡諸圖誌悉加彩繪於是斯書遂
為諸本之最雖然我世祖皇帝以神武不殺定天下深恩厚澤
洽於民心雖古帝王之師不能過也今南征北伐兵猶未戢必
欲銷天下姦萌扶天下善類廓清海寓不變時雍則仁義道德
之化固所當先而幹樞機神爰通者此書其可少乎

重刊石屏先生詩序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謠之辭
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世舍三百篇則
無以為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為楚為漢再降而為魏
為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蕩辭語靡麗風雅之友於是乎極
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衆作以繼三百篇遺意自是以來作者
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
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慨遺音之不作惡蠅聲
之蠱聽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言先生：于黃巖之南塘負
奇尚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
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峯然後放于淮泗以歸老委羽之
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學益高深而畧畧故其為詩如逝波之
魚走壑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其大要

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嗚呼此其所以為善學乎至
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為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為矣今其
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為之論著先生諸孫文瓚校舊本
以圖新刻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瓚間以序來謁遂不
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

江洲分省陳都事城海寧詩序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戶衆升為州其後又以潮決南岬州
治將盡入于海民吏驚懼擇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朝廷遣
使沉璧殺馬而祝祭之幸得寧遂改今名大抵境內地下淖沮
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漫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春江洲分省
以四郊多驚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禮相其地勢而興築焉君
至則集長吏父老議衆持不可且謂役非時君曰諸君言固當
然城為民防非徒勞也在我處之耳明日迺下令聽民自定力

之下上以均其徭有不實輒治之并以坐吏於是奸豪懾服貧
懦感慰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
保障矣城既落州之寓公及其大夫士咸歌詩以美之而屬予
序其首簡夫重門擊柝設險守固雖古昔盛世不能無者然其
所以為固也在得人心而已矣得其心則即墨用之而有餘失
其心則函谷守之而不足是故城可以力為而心不可以力致
苟得其心則城有不固者乎今海寧城則固矣盍亦思所以守
之哉元禮以予言為何如

盧氏紀言序

予以戶部尚書使過錢唐客有高唐盧昇執書一編題曰盧氏
紀言再拜請序其首簡予發而視之則知是書所紀皆其先世
譜牒碑銘墓誌并所得歌詩雜著也蓋盧氏自太公望諸孫僕
食采於盧以國為氏及秦博士敖望於范陽魏青州刺史度世

生四子號四房盧氏其後子孫散居四方至唐而盛為宰相尚書御史節度者幾數百人歷五季金宋衣冠不絕我朝有三盧氏其在高唐而顯者則諱顥字仲傑由臺省掾散歷中外累官權茶都轉運使贈嘉議大夫保定路總管范陽郡侯謚莊惠即昇之大父也莊惠當至元、貞之間治行風操卓冠時輩故其生而與交者若永平王公鹿庵雲中李公雪庵東平李公野齋閻公靜軒王公瓠山徐公容齋申屠公忍齋張公寓軒天台趙公芳塘洛水劉公唯齋既皆極一時人物之盛及其死而為之紀事若東平陳公、望蜀郡虞公伯生宛平曹公克明關西楊友直河東張仲舉新安程以文天台林希元又皆當世文章之士凡所以褒贈顯揚可謂詳且美矣兵興以來海內騷動學士大夫流離轉徙其鄉閭墳墓猶且蕩廢而不能守况所謂圖史文籍也哉若昇者固善為其後矣然天於莊惠必有以默相之

者予於是重有感焉

謝氏家訓序

天台有著姓曰謝氏自其先上蔡先生以洛黨出居是州子孫散處三童古竹間幾三百年再遷小澧則宣城校官克家君也君嘗受知于素履鄭先生：五子曰瑾理珪珣璋理以武功累官行樞密院都事總制餘姚予使過其地理迎謁甚謹且告予曰理弟兄五人從鄉先生周本道學甚幸不墜先緒今內外八百餘指合居共爨凡冠昏喪祭悉遵紫陽家禮而飲食起居之節則又取之浦江鄭氏焉尚慮行之不逮守之不固也理弟珪嘗著為訓請一言以垂永久竊聞之奔馬之逸御之以銜轡輪之馳止之以柅家範之放正之以身蓋身猶器也家猶水也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子能正其身家其有不正乎然正身亦有道矣持之以敬行之以義示之以廉守之以信而又處之以

均平撫之以寬厚則如水之在器雖欲不為圓方得乎夫操尺寸之度以絮長短而天下之物不能逃者有其道也昔之人若河東柳公綽東平張公藝九江陳褒滁州李昉皆治其家使久而不廢亦知此道而已矣今子能正其身以及其家是猶圓方之在器長短之有度雖欲遠而去之其可得哉吾知謝氏之福澤之未艾也理字玉成負才氣所至多善政云

中山世家序

中山世家者福建行省平章荅魯乃蠻善公族譜之名也以五世祖丞相忠宣王始封中山故稱中山世家云忠宣從太宗皇帝定河北有功傳至於今蓋六世矣子孫日益蕃衍凡為丞相為平章為御史大夫為樞密為將帥為部使者為監為守者踵相接其豐功偉績固已載之史冊書之旂常赫然流耀于當世然而家乘紀錄猶或有未備焉則世家之作可後乎公以軍

政民事膠轄之餘迺能纂輯遺文參互紬繹著為此編其亦真知尊祖敬宗之道矣師恭竊惟國家右族起自朔方風氣渾厚習俗簡朴其先世繫官行事往往放失不存難以淮安忠武王之丕烈且不泯無遺忘者况其他乎至正中嘗詔天下上諸功臣遺事令下踰年卒不可得師恭時在史館謬當執筆每竊病之今公之作是書也紀遠者可信錄近者不繁使百年之澤五世之懿一覽而盡見何其明白詳盡也公間以書示師恭命為之序師恭因記前三十年公諸父江西平章公為江浙右丞時獲以屬椽從覲京師繼仕于朝復得數侍公之先大夫中齋公其於中山王之世既嘗聞其槩矣及游公之伯仲間則得其事尤悉夫姓氏之別漢魏以來代有其書迨隋唐而大備自中州至於代北自一字至於五字凡因官因國因字因名因謚之類莫不具究其源既家藏譜系復官置簿狀私書或濫則糾之公

籍公籍有關則籍之私書貴賤等威截然不紊用此道也五代
以來茲法日廢至於我朝奄有海寓姓氏之蕃方之隋唐奚翅
十倍且勲宗德閥類皆不以氏稱其名諱又多複出非假譜牒
圖籍則一代之文獻將何所徵哉師泰昔有志于斯而以膚文
僻學不敢輒專撰述今於中山世家豈惟幸見王門之多賢庶
幾公卿大夫子孫有所矜式云爾

朱氏族譜序

丹陽朱君文瑛譜其家自中奉公而下凡八世以示師泰曰朱
氏本春秋和子之裔子孫失國遂去邑為朱其後散處沛國永
城丹陽吳郡錢唐義陽河南諸郡漢唐之時尤為顯著今文瑛
族出于河南而系於丹陽者以吾曾祖仕于鎮江歿而葬焉故
也甚幸先生賜之一言使吾族他日有徵焉子迺作而嘆曰古
者國有牒家有譜姓氏之紀最為詳密故貴賤有等宗庶有叙

歷世雖久而不紊近代譜牒殘廢雖大家貴族猶莫然不知所
從出致有拜汾陽之墳稱子騫之後貽笑當時而况閭閻阡陌
之人乎今朱氏譜不妄引於已遠不忽遺於已疏枝分派別原
委粲然其用心忠厚矣使子孫能世守而不失則孝弟雍穆移
風而易俗豈徒行之一家而已哉文瑛字子中歷廉訪宣慰兩
司掾授鎮江路知事泉州惠安縣尹以紹興餘姚知州致仕云

董母孝節詩集序

至正十二年秋詔太師右丞相道濟公總師南征僉樞密董鑰
仲開實將侍衛諸軍以從既禡于門入辭太夫人跪受教太夫
人執酒命之曰董氏世受國恩功在史冊女當竭知盡忠以集
大勛光其前行矣無怠及師次彭城復以書戒曰女能盡忠即
盡孝矣慎亡憂老身為也時同列有以夫人語白太師者比凱
還太師以聞大^上為之嘉嘆旌其門曰孝節仍賜上尊金幣三宮

寵賚有差大夫士咸歌詩為太夫人壽而承旨歐陽公為之序
後八年仲開薦問廣東道出三山館于郡守喬侯家侯於仲開
有鄉里之好平徐之役又以萬夫長在行聞其事甚悉因請孝
節詩刻諸學官間過予求序其始末予於仲開世為契家而交
誼又厚當太夫人受恩之日既不得歌詩以繼諸公及歿又不
得升堂一奠以盡禮今迺獲見斯文於萬里之外能無惻然昔
王大司馬將三千人在湓城時年已過四十其母魏夫人教之
甚嚴或少忤意即加箠辱故其後勲業遂大過人今仲開統諸
衛軍固不啻於湓城而太夫人手書忠誠激烈尤有嚴於魏者
然則仲開勲業其止于王大司馬已乎刻詩學官豈徒為母教
之勸庶幾為臣為子者有所法云

張子固功蹟詩序

國家用兵十數年海內騷動迄今生民未休息者實由議政之

臣首以勦捕而失人心終以招降而緩天討故也蓋必於勦捕
則脅從者無以自新委於招降則怙終者無所警懼無以自新
故人畏罪而志益堅無所警懼故人玩法而惡益肆比年以來
朝廷雖已察緩始之非而更令招捕矣然而兵連禍結猶未盡
戢者招其所當捕撲其所當招是非混淆懲勸失寔所以毒流
天下如火燎原愈捕而愈熾如水決下愈塞而愈橫也况七閩
去王畿益遠暴將貪兵毒甚狼虎其魚爛而禽獮者未必皆所
當捕姦民黠胥乘間負險張旗鼓以脅取爵位據租稅者未必
皆所當招是以藩屏之任恒難其人而幕府之職亦不易其選
也都事張君子固之分幕建安也外危於強寇四面之圍內窘
於將帥巨測之患且城中兵寡食盡爰在旦夕而子固周旋委
曲勸獎餉賚使二叅政能一心諸將校無異志且招且捕莫不
各當其情卒致累印之城安如磐石而七閩郡縣亦賴以無虞

者謂非幕府之賢可乎雖然專斧鉞而柄殺生者其功易定籌策而權可否者其事難子固以一人之知而行於千萬人之中以一人之謀而出於千萬人之上不賢而能之乎子固贊佐之功大夫士既詩以詠歌之吾友揭伯防葛元詰又皆為之序矣予姑即招捕之失書於左方

燕集滄浪亭詩序

至正辛丑秋八月八日三山書院山長朱堂來告曰明日丁亥將舍奠于先聖廟請以是日昧爽行禮諸生有進而前者曰書院在城西門外春秋祀日有司率不共事儀文簡略弗中令式先生國子師又以尚書使南方當祇謁郡學不宜拜書院予謂學院皆所以崇報也惟敬之存即神所在顧何擇哉且司校者方東帶趨事上官苟免訶詈又何暇知文事重輕耶於是廣信程伯來濮陽吳維清宜陽夏鼎諸生劉中鄭桓邊定相率謁拜

于燕居之庭比至則建安江冕睢陽趙宗澤上饒張裴郡士周旭與執事者已儒服序立聽位及入就拜升降進退酌灌興伏莫不肅恭竣事乃退坐滄浪亭上壺觴既陳籩豆維旅賓主獻酬大小秩然凡山雲吞吐水波蕩漾淵魚沙鳥之飛潛樵唱漁歌之互答皆若有以助予之樂者諸生復欣然舉酒曰昔者守吏徒委事山長山長分微又無以任使令者故儀文遂簡畧今人既得各共廼職矣且郡學日出後大府方列庭下拜即起坐廟門內及有司行三獻禮畢則已辰已故往，弗中令式今又得以時即事矣先生所以惠教諸生者抑何厚哉况當干戈搶攘之際辱有觴豆優游之樂詠歌涼風庶幾舞雩其可無一言以紀今日之會乎予曰甚幸遂合在坐之士凡廿人以韋應物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蒲林之句分韻各賦五言古詩一首而予得蒲字云

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廿六日宣政院使廉公亮崇酒載肴
同治書李公景儀翰林經歷荅祿君道夫行軍司馬海君清溪
遊玄沙且邀予於城西之香嚴寺是日也氣和景舒生物皆遂
花明草綠禽鳥下上予因緩轡田間轉入林塢徘徊吟咏不忍
遽行及至則四君子已坐久飲酣移席于見山之堂矣既見則
皆執酒歡迎互相酬酢廉公數起舞放浪諧謔李公援筆賦詩
佳句捷出時亦有盤薄推敲之狀道夫設險語操越音問禪于
藏石師拱默卒無所荅清溪雖莊重自持聞道夫言輒大笑
予素不善飲至此亦不覺傾欬傲兀為之抵掌頓足焉日莫將
散迺執盞飲容而相告曰方今寬詔屢下四方克頑猶未率服
且七閩之境警報時至而吾輩數人果何暇於杯勺間哉蓋或
召或遷或以使畢將歸治法征謀無所事事故得從容以相追
逐以遣其羈旅悒鬱之懷然而謝太傅之於東山王右軍之於
蘭亭非真欲縱情丘壑泉石而已也夫示閒暇於搶攘之餘際
寓逆豫於艱難之時其於人心世道亦豈無潛孚而默感者乎
他日當有以解吾人之意者矣迺相率以杜工部心清聞妙香
之句分韻各賦五言詩一首而予為之序

晨起夜坐詩後序

予所居香嚴寺當山門外有古樟盤踞道傍大可百圍相傳為
隋唐間物其根魁然突出者若磐石平布可列坐十許人樹南
有小石橋傍兩闌衡廣亦可坐五六人所夕輒與諸生出坐
樹下客有程伯來吳志夫張仲純亦時來相與憇息焉樹雖甚
大而輪困擁腫中空液橫不中繩墨其枝柯亦卷曲禿缺摧朽
無所用獨其粵枿條達旁出蒼翠翳翳陰翳猶可蔽百餘步遇
風從山下迴注盪激則蹄股交戰鼻口怒號噶然于然與橋下

水聲相觸澆澆然若雲詭波譎而蛟龍神之也予嘗賦晨起夜
坐二詩以寫其幽深瑰奇之遇矣伯來問頌予曰是若無所用
者子何得焉而愛之甚也予笑曰樹在官道傍得不辱於斧斤
以幸全其天者非以其材之無所用耶以其無所用而人因得
以蔭以息且耳其聲以為笙竽然則果為無用與果為有用與
今吾數人者盪薄偃蹇以自鳴其鳴又果異於是與伯來曰有
是哉其於地則不輟於人則木鷄於才則糜株裾是名杜德機
德機為道樞道樞為天下谷則神矣非無欲者不能觀其妙
請書以為序

送謝元功東歸序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予自政府退坐吳山之仰高亭客有竹冠
芒屨衣不掩骭直前長揖而前問曰遊先生之門者亦嘗有瑰偉
倜儻拔出之士乎予愕未荅而心固已奇之矣既坐意氣軒

然愈若自得問之則上虞人謝姓肅名而字元功也居止何予
奉詔漕閩廣東當泛舟大瀛海予笑語元功尚能從吾遊乎曰
大丈夫觸蛟龍犯風濤如行衽席上况南颿彈順一息萬里哉
遂同載至海昌屬海上多警因留居州之北郊且六閱月矣元
功日執經問難上手低而翕無違禮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
與之折衷論議必當於理迺已有不當則赤面汗背若抱夫慙
惶為廢寢與食一日從予步出東海上元功執策而跪進之
予謝不可則拱立道左執弟子禮益恭夫元功方軒負氣一
旦歛退若此於是知元功果奇士也少間慨然曰肅始辭吾母
而西遊自謂一見丞相白事可以休兵息民以安東諸侯今不
遇猶望歲大比一薦於有司因之待詔金馬條策大廷揚英吐
奇為國大利又不遇比雖幸察薦於御史執政者皆非吾之志
也不意得拜先生依光道德刮磨指擢以為文章自頌其中之

所得充乎其有餘雖不過猶遇也縱遇其得孰多於不過乎肅
歸有以見吾母矣請辭先生以東子固留之不得迺載有崇酒
而酌之曰士君子生於斯世也讀萬卷書駕萬里車將以廣吾
業行吾志也然其出也必以時其進也必以道出非其時而進
非其道雖位食五鼎身縮六印其天爵之貴蓋無幾矣元功一
不遇於丞相再不過於有司又不屑於御史執政之察薦翩
然而起浩然而歸若生駒健鶴不可控搏豈不真奇士也哉今
元功之歸其鄉也於山則有兩眺四明百樓五癸蘿崑金壘於
水則有曹江玉帶夏蓋白馬其於人也政事則朱雋孟嘗文學
則王克魏朗卞卽淳蔡邕諸虞德望則謝安王羲之忠義則李
光劉漢弼孝行則曹娥朱娥僊人則魏伯陽劉綱其他才知行
能之士固不可以一二數也且地氣完密而淳厚多古先聖王
之遺跡沒虞江而感重華陶漁耕稼之利登禹峰而思玉帛萬

國之風同近不出乎百里間而上下數千載可一覽而得又何必
足跡徧寰宇哉况韜晦以俟時優游以養老尤君子所當慎重
乎昔在虞夏之世有君疇務光者不臣於天子不友於諸侯不
出則已出則必為帝者師在商周之世有伊尹太公望者躬耕
畝畝漁釣水濱非天子致敬盡禮不輕於自用則澤及四海
功流萬世此其人皆傲視宇宙齊光日月豈肯降志辱身以就
一切功名耶及道與時行則天下之重任自有不得而辭者元
功亦嘗慨抱膝以慨想高風善政於百世之上乎吾知元功翩
然之起浩然之歸庶幾有見於此者不然出則為操瑟齊門處
則為終南捷徑於道於時果何如也元功不以此而易彼吾將
見千駟之乘萬鎰之金交聘於越東之野矣然則今日之遇豈
少於向之不過哉予雖老尚有望焉遂序以別

送趙木仲東歸序

永嘉趙木仲故宋宗王諸孫美鬚髯個儻負氣與人交一不合
即赭容怒去獨從見山葉先生游最久葉之學出於綱室梅先
生梅之學出於北山何先生而何寔本於紫陽朱夫子故其所
得具有師法嘗以易詩教授荆揚間從之者甚衆或勸之仕輒
笑不答未幾河南釁起王師徂征木仲幡然起曰吾尚能坐視
生民塗炭乎遂叩軍門手畫十餘策主將竒之而不能用于仲
裂策投地曰是齷齪無能為者不去將及於禍急絕江南還所
過諸將莫不奔走迎謁開壁設座北面師事之凡用其策多竒
勝御史却使者數論其有文武材宜用如詔書事上丞相府超
僉浙東宣慰司副都元帥兼治縣慈溪大夫士爭走駕賀之木
仲拒掌大笑曰諸君以吾得一官為榮耶吾即榮一官當國家
治平時視軒冕富貴猶且泥塗而土苴之況今此隸厮役皆得
取穹爵厚祿馳騁車馬以相雄長曾謂趙木仲辱與若等伍耶
吾將掉鯨海之月攬鴈山之雲濯纓長流掛中絕壁與高人隱
士箕踞放浪以養吾胃中之浩以俟夫朝廷治化之清願不
偉歟吾誠不忍以七尺之軀狗斗升之粟糾纏膠擾於是非榮
辱場也於是大夫士咸知木仲之出非為身謀退非果於忘世
相與酌酒賦詩送之浙江之上酒酣詩成悲歌慷慨衆賓屬予
序以別

送金仲達御史序

國家以豐爵厚祿網羅天下才俊其途固不一而得士之盛則
莫成均若也至元大德之間秉鈞軸握樞機卓焉以功業自任
者不可勝道况自皇慶延祐以來大開文治群材輻湊其得士
之盛何如哉至正中予為司業一載每見諸生升降揖讓之次
講道論德之餘或雍容溫雅粹如圭璧或磊落瑰偉燦若珠璣
或送客奔逸若神駒脫轅不可羈絏或英厲奮發若鷹鷂鷲鳥

橫飛疾擊凌霄漢薄四海而莫之能控焉者固已自竒而心許
之十數年來盤薄江海諸生之動靜邈不相聞然未嘗一日忘
于懷也去年冬奉詔董漕閩南道過餘姚造驛報御史至名聲
籍甚問之諸生亦不刺金仲達也未幾予至三山明年春仲達
亦來始得相與道故舊審出處迺知向之所與遊者皆歷華要
登臺閣赫然為時名臣仲達學贍而才富貌溫而氣剛砥節礪
行尤自樹立如予前所論者蓋兼有之方今海內多故干戈未
息東南諸郡遠在海隅凡軍政之不脩官刑之或闕吏弊之太
甚民病之已草大姦大慝之未去御史皆得而按之然數者之
失其來久矣非可以一旦威制而力勝之也其亦周旋咨詢宣
道上意使人知尊君事長之道先義而後利徇公而忘私則
三軍之於將帥如手足之捍頭目庶民之於官府如子弟之趨
父兄善者知勸惡者有懲矣仲達其亦勉旃予雖老至元大德

之治尚有望於諸君焉

送鄭居貞之建安序

夫君子之進於學也必慎其擇專其志厲其行持之以積之深
養之厚然後義精仁熟幾應於中而處天下之事不難矣新安
鄭生居貞從予遊者再期每有問焉未嘗不即是以為教而生
猶若有疑焉於其別復申之曰子亦觀於舟乎其膠也前不能
以尺寸及水至風順蹕千里在瞬息車之尼也鞭箠泥淖終日
疲於跬步及夫康莊注峻坂雖雷轉飈驅不足以喻其快豈唯
舟車哉弓之張也矢之激也戶之運也橐之鼓也水之決也火
之燎也鳥之遇順而魚之縱壑也此其神妙不測何如耶是必
有其幾矣幾應於中而事物之來如持衡懸鑑隨其長短輕重
小大妍蚩無不各當其情而養親事君居家治民之道舉不外
乎是矣然擇之不慎則邪說足以干正志之不專則事分於

外誘行之不厲則狂，一簣而虧半途而畫，又烏能進於聖賢之域哉？就有所進則亦安於一才一藝之成，狃於一善一長之得而非明體達用之學也。居貞厚養而深積持之，且久庶幾義精仁熟，隨其所遇見之無疑而用之有餘矣。所謂舟車也，弓矢也，戶運而橐鼓也，火水與魚鳥也，其幾一動，蓋有浩乎其不能禦者，即欲自己得乎，雖然予言止是矣。生今往建安，安朱子之國，斯道之統寄焉，休風善教必有存乎人者，生更有得則還以告我。

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予聞天於現偉卓犖峻特之士，必有所抑遏推沮頓挫而後志專學力奮焉。有為以大其業而張其名，不然其志不專其學不力，雖有現偉卓犖峻特之士，業不大名不張也。西夏劉君中守以善書與脩經世大典，由郡文學辟東曹掾，累官宣文閣博士。

工部員外郎比年四方兵起，天子以閩海道遠，守吏失職，遣君浮海持節，僉廉訪司事。既至行，按建寧，即武二郡時，二郡大盜壓境，民方苦暴，欵君所過，召父老慰問疾苦，布宣德意，至為之感泣。然君性外慈內剛，有不直輒攘臂挺起，正言不顧用，是多與人齟齬不合，以之竟以言去。君闔門愈自刻厲，讀書窮日夜不已，興至即賦詩寫字，或援筆畫山水，意趣天出，雖蔬食屢空泊如也。若是則中守得以專志力學於抑遏推沮頓挫之餘矣。天果以是大其業，張其名，即夫克敵之將，每勝於幾危，狗國之忠，恒信於孤憤，故善學之士亦往之，得於困心衡慮焉。然非確然有以見天下之理，即其所遇而無不安者，能爾乎？吾於是益知君之果為現偉卓犖峻特之士矣。今復將涉鯨海之濤，酌燕山之月，以遊於京師，其必有所遇也哉。於其行序以別。

送許存衷赴漳浦縣尹序

往予在史館與應奉程以文交最善一日以文以客來謁曰此漳南士許存衷慷慨負氣讀書知古今善騎射李至甫反南勝守吏多望風遁去將帥擁兵不進存衷率其鄉義士數百人導官軍直前大呼連奪其數砦賊勢不支以功巡檢定南今受命南歸願得一言以贈予作律詩一章遺之後數年代祠漳南詢其人不得又二年廉問閩海求之又不得今年分部三山存衷始以向所遺詩謁問語及京師故事恍然如夢覺而醉醒也存衷豐順美髯沈毅有謀因荐之經畧李公俾令漳浦將別復求所以相其行者予聞漳在閩粵極南漳浦又漳之南山山谷阻澗民瘠襍處比年強橫繕甲兵據租稅與吏抗吏既不禁反相為漁獵子家龍溪漳人也令漳浦又漳屬也固為難治矣然而民情物理子所周知飢渴之餘易為飲食子能以向者勇義卻賊之心為今日施惠保民之政處之以廉賦之以均蠲之以明撫

之以寬而又將之以不欺行之以無倦則民有不被其澤者乎古者治郡曰牧治縣曰宰牧若童豎于牛羊飲齧臥起隨其所適宰若慈母于赤子癢痾疾痛同出一體蓋令視守尤近民也子果南漳民雖強橫其敢不率令治乎

送朱元賓赴南靖縣尹序

君子之用世得百里之固而治之使其民出租稅勤役作以供公上而無愁苦嘆息之聲亦可謂賢大夫矣况處炎荒萬里之外其治理卓然有譽於人哉興化縣尹朱君元賓調官南靖將戒行凡交于元賓者皆謂南靖在漳南一百二十里自李志甫魏梅壽相繼反其民習戰鬪操強弓毒矢出沒山谷無時尤難治况比年強暴各以力雄鄉里少不合意輒嘯呼殺人縣令莫之誰何元賓豈宜輕身入其地耶予曰元賓之贊番易也長吏稱其能幕府服其行士民懷其惠其在興化興化之人莫不父

母而神明之去之日老幼攀號擁馬不得行部使者課治行為
閩海縣令第一向予分部董漕以停民歲給工值恒半入奸吏
橐白金數千鎰俾元賓往給之元賓至則躬詣諸場雖一錢必
手投飢則出裹餌取水咽之去場民嘆曰我等煎鹽老矣今日
乃盡得官本雖勞無怨也元賓之才若此南靖雖難治吾知賢
大夫施于政者恢々乎有餘刃矣雖然民猶魚也水清而魚不
撓則魚得遂其性元賓亦不撓其民使皆如魚之在水且將于
于而來輸租稅服役作更相勸告以保其子孫全其生理之不
暇又肯操弓矢出沒殺人以違縣令教乎近制縣令以治行聞
者輒拜御史元賓將被顯擢矣宜速行無惑

送翟終吉還南臺序

世祖皇帝统一万方既立御史臺以正綱紀又置兩行臺以分
摠其治而在江之南四省十道惟湖廣所部去王畿万里近襟

大理烏蒙白霄黔洞諸蠻外与交趾女真日南番邦相屬其人
輕獷好鬪苟委任一失當則悖亂讜起朝廷每三歲一遣使者
即其地与藩臣課吏殿宥而上下其秩仍分遣南御史一人臨
蒞之所以嚴黜陟示懲勸也比年兵興道梗使者之至久缺焉
至正二十年天子思念遠人久罹荼毒求賢守令撫安之乃詔
使如故而御史之選寔當月君德明御史曰吾職也不敢以地
遠辭然非有良佐史不可乃選于衆而得翟君終吉終吉以經
學傳律令檄即下慨然曰吾得与御史持節駕艤艘涉萬里鯨
濤以望三韓之國臨百粵之墟然後踰嶺嶠上衡岳浮沅湘以
宣王命而揚風紀之威顧不偉歟既至閩廣之交山夷島寇連
絡海上出沒叵測數進而不可得則又曰吾聞大夫出疆得專
命况御史執湖湘雖未能卒至其他背法傷理以毒吾民者多
矣獨不能盡吾言以伸鬱々無聊者乎于是即所聞見報白御

史載貪暴植良善凡有利于民者莫不殫力竭慮務于必行闕以南大夫士咸曰賢哉史也吏中外者皆斯人若夙紀有不振揚者乎遂相率歌詩以餞而徵序于予、謂惟仁人而後得好惡之正或反其所欲以拂其性雖脅之嚴威而民不從終吉何以使斯民惓、不忘若此乎是蓋能得好惡之正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吾於終吉三誦焉

送周克復歸省序

番禺周克復故贈翰林侍讀學士蘭屋先生之孫今江浙行省左丞伯溫父之子也克復由國子生給事江西省以濫城錄事從楊將軍戰毘陵有功判建寧府、當江東西之衝控扼兩瀾與賊連歲接戰克復主運餉不絕及圍城兩月克復又不守建安門一日礮着首腦裂血被面死昇歸踰時乃甦賊既退眾皆以次受賞克復獨謝去省其親于江浙道出三山謁予城西香

巖寓舍予与伯溫生同年居同里仕同朝而侍讀公又与先學士交誼甚厚於克復行其能已於言乎夫士大夫之所以异于人而重于天下者道德文學功名其次也不以道德文學自勉而徒取功名犹為不可况齷、求富貴者哉比年海内多故廝役推埋之徒崛起行伍佩通侯上將印署文書輒生殺人服阿錫珠璣騎嚙膝從駢脅弩矢握刀以相雄長者踵相接克復世家子乃欲以其所不能者与若曹爭能欽面低首蒲伏承順以出其下夙其輕重得失果何如也今克復能于此時慷慨自退以歸壽其親庶幾不為富貴功名所搖動矣雖然富貴功名在乎天道德文學由乎己勉其在己者以俟其在天者斯古之士所以卓然超出乎千万人之上而傳之千万世之後也克復其亦思所以异于人而重于天下者哉

送蔣廷學調江浙省掾序

毘陵蔣廷學以恭慎厲行壻于錢唐管左丞之門左丞諸孫叔
 堅赴福建行省理問官廷學從以行因得給事大府明年叔堅
 擢負外郎廷學遂使于朝以浮海功主簿興化之仙游縣又明
 年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廷學亦改授福州錄事大府惜其才之
 隐于下僚也辟掾幕下甫三閱月慨然歎曰夫人之所以出而
 仕者亦欲少行志爾苟志不行猶望斗食以養吾親今吾親遠
 在數千里外而吾乃不能具甘旨為朝夕供雖得祿奚為哉即
 日白請歸以便養大府嘉之調江浙丞相府將治行陶大夫士
 咸歌詩以餞請予序之予時亦將北行顧惟曠歲遠隔不得過
 家上冢以慰問鄉里而廷學乃先吾歸日奉卮酒以壽其親于
 西湖六橋之間獨何得于天者厚歟且予与御史交甚契故知
 廷學為尤渙廷學外若怯懦中寔秀發善書能詩吐辭輒出人
 表可愛也昔漢諸曹掾有位三公者廷學得以所能上下古今
 得失与丞相論可否則又豈不能少伸其志以行所學乎毋徒
 諉曰吾歸以便養而已試以予言語御史何如

送侯敬宗序

予始至京師時東平諸公能言金進士侯君為郡幕府有文學
 政事後又聞其子謙舉進士判沅州孫思善教授益都儒學皆
 克世其業思欲一交侯君家而不得兵燹以來南北道阻自謂
 文物遺獻若侯氏者可復見乎至正辛丑秋福建行省左右司
 負外郎管君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其冬有掾乘傳來迎問過予
 城西寓館坐而問焉則名德字敬宗侯其姓東平其里也予駭
 然曰子豈金進士侯君諸孫耶敬宗始具道其先世履歷使予
 數十年向慕之私一旦若行空谷而聞足音之登然適故都而
 見流風餘韻之存也敬宗由昇宣兩郡功曹江東西憲史辟今
 役長身魁貌善為恭謹歎為常自退遇不直輒奮起不顧每与

御史論曰御史所執者法也法張則治法弛則亂今法弛久矣御史將執法以行權其在自治乎自治嚴則人知畏人知畏則重為惡重為惡則刑罰清而德化行盜賊不足平矣御史謂敬宗言然當共勉之予既辱知御史久茲又與敬宗交聞斯言也寧不重為之慶遂書以別

送曹季侯赴建寧路儒學教授序

上饒曹君季侯將教授建安其友人清江張仲純徧求三山諸大夫士詩以為餞且過余曰季侯昔長樵溪書院時于僕有交游之好其情懇款篤_多好學善讓使人久而不能忘也今且別去先生幸辱教之庶其有所勉焉予久未有以復而曹君遂行既而冠園建安道阻不相聞者數月仲純每見輒以是為請及圍解道通仲純又請予惟仲純信士季侯能得其心若此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我國家統一海內首崇學校以厲風化州郡咸

設教授其職視前代為益重然而典州郡者亦嘗知教授之為重乎為教授者亦自知所以為重乎不知其為重故州郡輒以屬視教授不自知其所以重故教授亦甘以上官事州郡此學校所以日壞而風化所以日隳也蓋詩書禮樂教之具也仁義道德教之本也舍詩書禮樂而專錢穀舍仁義道德而尚辭章教授其復能自重乎教授既不自知其重而州郡又安知其為重乎况竊錢穀以苟餽餼委辭章而事佚游者哉於是勾稽出入之防愈密奔走逢迎之禮愈謹而先王建學立師尊賢養老之意遂不復振矣雖然建安朱子講學之地東南鄒魯也其典郡司校者宜皆知所以為重而無向者之患矣今予就諱之為季修告者嘉仲純之請篤_多及之羨也

送忽都不花右丞赴京師序

江西既陷之二三年為至正庚子民吏多間道來輸誠款省臣以

聞朝議擢宗正掌判高昌忽都不花伯英君為右丞以佐克復之任時其母夫人年已八十義不可遠去伯英以方鎮事重即日陛辭浮海南來冬十月至軍中与平章沙公定出關計明年二月次延平而賊帥鄧克冥已入據印武勢方張君謂平章曰陳友諒以荆襄獠狡之眾據有險要而我欲以千百罷弱之卒制之且弓矢甲冑靡屨餼糧悉無所具此無異驅群羊以逐虎狼也夫江西七閩寔為唇齒其民逃避者散在諸郡苟江西不可復則七閩亦不能守若并兩省而一之董之以重臣資其有以給思歸之士庶其可濟乎平章曰右丞議是乃條具其事俾君上之朝或曰君期月之間再涉鯨海得無賢勞乎君方慷慨談論殊無雜色且曰向也以國事故不得顧吾母今也以國事入奏因得拜吾母以遂吾私又可以賢勞辭乎予乃慨然歎曰伯英真忠孝人於其于家國可謂能權其輕重者矣四牡之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既嘗為伯英重油然之思矣其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吾又豈不預為伯英喜乎三嘆之餘書以識別

送與同都事北還序

至正二十一年秋廷臣言閩海溢在南服將吏或不能上跡聖天子子惠元之意使山野愚民冒犯鋒鏑無以自新乃遣集賢院都事與同奉詔航海以明年春正月朔旦至閩君既布宣德意遂館于城西大中寺泊然自持非其人不交燕飲不合象即卻不赴日与布衣常帶士論今古得失人物臧否由是閩人爭譽君一日客稱鄭生者言向有高昌崇福奴塔余家曾遺其大父別都魯迷失北廷都護宣命勅牒凡五道崇福奴死久矣君高昌氏亦嘗識其人乎君惕然起曰崇福奴於吾為從父都護則吾曾大父也昔所受命寔在至元間我先人求之三十年

不及見今吾幸得之于災荒萬里之外願豈偶然哉乃請而臧
之間出以示予、惟人子之于其親也見凱杖則敬見衣服則
悲見栝椽琴瑟心莫不致其依戀愛慕之私况龍章錫命世澤
之所存哉今君之為使也既能敷揚國命以無媿于職事又能
盡得先世故物歸以告之祖福慰宗族傳之子孫非其忠孝之
實感動乎神人能至是哉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知君
之有以世其家矣君之還閩大夫士皆歌詩以為餞因書之首
簡以為序君家道遠石林其別號云

送李尚書北還序

閩粵諸郡阻山岸海租入之數不當東吳一縣其民終歲勤動
僅足給食而公私所資悉倚鹽賦比年橫兵盜起敝壞成風大
者據州縣小者雄鄉里其入于官者蓋益鮮矣朝廷以海漕間
不如數乃遣使權監易粟以助京餉然金車傷殘之餘急之則

民困而受生緩之則吏懈而事廢其為使者不亦難乎自非行
信於上下而譽交於中外其克稱是選哉至正十九年予以謫
材謬膺茲任明年稍更定其法民雖稱便亦不能無忤於貴家
巨室焉其冬有旨罷分部仍以權漕屬之行省又明年畿甸大
稔始議以鹽賦十之六雜易一切供上之物于是河南李君彦
聞憲以戶部尚書以來君既至則嚴法以防奸市平估以通懋
遷遠近聞之商賈交集不數月得綾純錦綺繒布帛粟十數万
將以今年五月浮海還京師遣予先行先于君乃過君別而為之
言曰君之材過予遠甚且君在朝久上下信之中外譽之嘉穀
令望卓然見推于一時是宜君之倜儻磊落果于行而無所嫌
畏也雖然君之所以自任与朝廷之所以任君者又豈止是而
已哉凡官政之緩急民瘼之重輕守吏之臧否將校之勇怯山
川地勢之險易人物風俗之澆淳宜皆有以復于君相者方今

中原底定奸宄悉平立經陳紀更新治化君其可得而辭乎

送翟生北還序

戶部尚書河南李君彥聞使閩海遣其孫甥翟允學來從予遊予謂生將泮厲以為文耶則尚書方馳騁汗漫以鳴于時將博覽以為學耶則尚書方貫穿闕衍以揚于朝其或出此而欲鉤去擗竒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選則又尚書之所已能者今生之來學也亦何所見而取于予哉生默不應惟日閉門西廡下取經史諸書晝夜誦不輟間有問則超然出人意表予于是知生之得于尚書者亦已多矣居數月予與生皆有遠行求一言以為別乃告之曰孔子之道載之六經朱子之學著之四書其本則道德仁義其用則禮樂刑政生欲正其本以達之用無亦先明乎四書之旨以求六經之蘊乎六經既明則學益克而文益粹豈徒決科有司以希榮一時而已雖推之經綸參贊豈外

是哉然朱子之學寔得于河南二程夫子二程之遺書具在生河南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豈復有益于生乎哉試貢之尚書以為何如

送王仲弘歸建安序

予之僑于城西香巖也七閩之士多來見予必有所挾焉或歌詩或文章或書或畫或醫卜陰陽之屬莫不軒然自得意竄後王生來謁問焉則志道其名仲弘其字建安其里也獨恂恂畏謹上手低面歛然若無能者然一聞事不直輒赭容爭辨不少讓時予東軒有故書敝画堆積几上生指顧曰是何散逸而不之理也吾為先生裝潢之可乎予湯應之生即抱置別室閉戶數日則向之故敝散逸者皆籤軸題識一新矣予因問生方績學砥行以求聞于時又何暇游心于茲藝乎生笑曰先生知吾者乎吾聞儒者之道高明而廣大奧密而精微既非吾之

昧者所能知而今之仕者率多脂韋苟祿以幸免禍而肥家
吾又豈能含垢忍耻与若曹伍哉且九流百家之技去儒者之
道益遠又非吾之所屑為是以因其藝之近而衣食其備有餘
則以遺飢餓疾病之遇諸塗者不使留銖錢龠粟以累吾之心
也庶幾於已無甚勞而可以養吾之生於人無所求而可以
吾之志吾之所以安于茲藝而不辞者盖不忍以彼而易此也
予乃作而嘆曰仲弢其知道者耶何其善于擇術也宋清之醫
利于報承福之巧賤且勞孰仲弢比哉于其歸序以別

送曾仲弢之平陽州同知序

平陽州同知曾衍奉寬邱之詔自直沽浮海至三山既事將赴
官予適應召北還偕至連江之上拱而請曰衍無似向從事江
西行者承檄諭賊盱江被執械繫數月即出侔南恩以使來閩
者二年矣比浮海至京師以功佐是州惟是多艱未知攸濟願

得一言以為勉予以薄遽辞則其請益勤乃酌酒于道而告之
曰仕必論世也則子之先文宣文肅文昭三公名于前恭預僉
憲二君繼于後以言乎學也則學士虞公恭政危公為之師而
凡与子漫游者亦莫非賢大夫士其于聞見所得既多宜無復
有為子告者矣且自用兵以來豪橫蠶起據郡邑以私天子之
賦稅者比、皆是雖臨以將帥監守之重犹不少伸其志况同
知寔州佐者乎為州佐而志不得伸則吾又何以告子哉然聞
平易大州也其治並海而阻山其民勤生而好義比年又得周
君宗道為之理因民心以綏其下節軍用以供其上子誠能不
易向者艱難堅苦之操而又施其所得于父兄師友者為之政
不矯于外不欺于内使此心之微可以交于神明而白之上下
則雖文宣之道德文肅文昭之功業皆可漸致矣又何往而不
得伸其志哉他日試持此以見危君未必不以予言為然也

贈醫者蔡德芳序

福建行省理問吳君尚過余請曰醫者蔡德芳善療小兒出入吾門凡所治投匕劑輒愈數予之錢辭益以束帛又辭強所欲則曰願得貢尚書序吾醫然不敢請也吾諾之甚久先生能為僕遺之言乎予曰德芳知予哉予聞醫不通神不足以為醫甚矣醫之難言也况嬰兒在襁褓中腑臟之未完脉理之未克血氣之未實口不能言遇疾病徒以意取之一或不當則失治矣故諺有之寧醫十大人無醫一小兒古之善為術者無過扁鵲其過秦知秦人之愛小兒則為小兒醫然則小兒醫其始于鵲乎鵲之為醫也可謂神矣史記載鵲遇舍客長桑君而奇之投之懷中之藥飲之上池之水自是眎病盡見五臟癥結後之醫者復有如鵲者乎鵲之書既不傳近世若俞范王徐孫崔張劉錢陳諸君所著少小蒸爰宮氣玉匱金鎖寶鑑之書其為術雖

去鵲遠然又豈無獨得之妙乎德芳醫小兒往々獲奇効宜亦
有得于諸君矣吳君曰吾嘗聞德芳之言夫病與藥值則惟用
一物固不在記覽齊和之多也吾亦疑吾心精吾思使意運于
物之表故幸而中焉爾吁德芳言若此其果异于人哉因吳君
之請遂序以遺之

送心泉上人還福州序

予既分部畢事休居福州西門外鳳皇山之南山南多浮屠氏
宮其徒好事者聞予嗜幽遠而樂閑曠也往々躡屨褰裳以來
相送而予亦愛其人之不規々焉為事物之所羈束遂相與窮
高極深探竒搜隱望雲鳥之往還俯淵魚之游泳或陰樹酌泉
或掃花坐石箕踞笑傲盡日乃去久之有僧稱心泉者持詩一
章來謁問之則長樂儒家子姓魏氏其先本浮光人高祖勗登
宋進士第官至太常卿曾祖一翁累官知制誥心泉兄弟五人

而三為浮屠學心泉季也象山秋谷其師怡山方石其祖今以
書記主仙宗之塔寺予于是取其詩而讀之音節幽遠志意間
曠超然之得若有契予心者故于諸浮屠中尤深愛之予間有
作輒出片紙錄去居歲餘其勤如一日及予治任北歸心泉遠
餞于連江之邑登崇山度長溪蒞蘭嶺汗殊不以為勞既別復
留徘徊顧瞻若不忍須臾暫去抑何其情之厚也予再居閩幾
三年凡見道路設祖帳觴豆以為餞者非其勢相壓力相制則
其情愛狎昵之私有甚不得已焉者舍是則漠然若不識矣孰
能慷慨重義氣執杯酒走數里為別哉心泉學浮屠者其于人
初無与于休戚而情之厚乃獨异于是其果不為薄似之所移
乎其果墨名而儒行者乎遂書以為別

送元舜宗克二師歸浙東序

至正壬寅夏予自三山被召還京師道出四明凡方外之士以

詩文名者莫不來謁而定水復禪師延慶貴禪師相与尤勤合
寘後天寧慧禪師率其徒來請銘其師致舜田之塔遣予治行
不果為明日解舟至餘姚之唐山見二僧來前問之則致弟子
元舜宗克也首以塔銘為趣余謂時方盛夏日如熾輪子何必
觸熱冒險而遠行耶秋深氣清候予文成當副所請二師悅進
曰此來必得先生文乃歸及絕海抵錢唐皇岡之野二師亦復
繼至予既寓海村臥病兼旬客多謝去而二師日款門請益堅
乃力疾為之銘而出見焉將別二師復請曰銘固幸矣先生獨
無一言以賜我乎予嘗過會稽雲門天台雁宕天童育王諸山
徘徊瞻眺見浮圖大刹往往猶多晉宋梁唐以來題志而故家
巨室不數百年彫謝銷落殆無存者天于彼此豈故有厚薄哉
蓋浮圖氏立志堅勇有不為則已為則務于必成必有嗣法者
行同心一故能立大功成大事雖歷盛衰萬變愈昌熾而愈無

窮也予于二師之請銘益有所感矣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終





